

天崩地裂三百年 两晋南北朝

覃仕勇◎著

的泣血悲歌

II

细品历史 明心开智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天崩地裂三百年 两晋南北朝

的泣血悲歌

覃仕勇◎著

上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崩地裂三百年：两晋南北朝的泣血悲歌(上) / 覃仕勇著. —北京：
中国言实出版社，2014.7

ISBN 978-7-5171-0630-2

I. ①天… II. ①覃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魏晋南北朝
时代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35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31898号

责任编辑：陈昌财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：100101

编辑部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甲16号五层

邮 编：100037

电 话：64924853(总编室) 64924716(发行部)

网 址：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9印张

字 数 291千字

定 价 35.00元 ISBN 978-7-5171-0630-2

目录

- 一 活跃在魏晋舞台上的贾充 /001
- 二 羊祜与陆抗 /007
- 三 王濬楼船下益州 /012
- 四 石崇与王恺那无节操的斗富活动 /018
- 五 无可救药的白痴太子司马衷 /024
- 六 妖后贾南风是怎样上位的 /031
- 七 丑丫头贾午的那些窃玉偷香风流事 /038
- 八 野心家司马伦要出手了 /042
- 九 死在争夺权力魔杖中的那些王爷 /046
- 十 荡阴之战 /050
- 十一 匈奴部落里蹦出了个刘禅的干儿子 /055
- 十二 李氏兄弟入蜀记 /062
- 十三 石勒耳中的异响 /067
- 十四 “飞豹”王弥 /071
- 十五 王衍信口雌黄 /074
- 十六 永嘉奇祸 /079



- 十七 司马炽青衣汗酒 /083
- 十八 石勒的野心 /089
- 十九 以张良自比的张宾 /092
- 二十 襄国保卫战 /096
- 二十一 沉睡在帝王梦里的王浚 /101
- 二十二 一曲胡笳吹散十万兵 /104
- 二十三 鲜卑段部的没落 /110
- 二十四 祖逖中流击楫 /114
- 二十五 屠各人靳准反对屠各人称帝 /118
- 二十六 前后赵的诞生 /123
- 二十七 名将陶侃 /127
- 二十八 王与马，共天下 /131
- 二十九 司马睿的苦衷 /135
- 三十 双星殒落 /138
- 三十一 段匹磾威武不能屈 /142
- 三十二 陇上壮士有陈安 /145
- 三十三 白眉王醉卧沙场 /151
- 三十四 豪爽不羁的王敦 /157
- 三十五 好酒贪杯周伯仁 /161

- 三十六 王敦的最后疯狂 /164
- 三十七 苏峻之乱 /167
- 三十八 石勒自恋，石虎自大 /172
- 三十九 桓温灭汉 /178
- 四十 石虎和他的儿子们 /183
- 四十一 冉闵杀胡 /189
- 四十二 连环马阵气如山 /194
- 四十三 蒲洪与姚弋仲 /199
- 四十四 镇西妖冶故 /203
- 四十五 殷浩凌空书咄咄 /207
- 四十六 桓温北伐 /210
- 四十七 独眼妖王的终结 /214
- 四十八 苻坚与王猛 /220
- 四十九 一心做周公的慕容恪 /224
- 五十 桓温的第三次北伐 /230
- 五十一 “入幕之宾” 郝超 /234
- 五十二 谢安出东山 /239
- 五十三 王猛的遗言 /246
- 五十四 谢安举贤不避亲 /251

五十五	大战前夕 / 255	五十七	西州路，不应回首 / 265
五十六	苻坚饮恨淝水 / 259	五十八	姚萏称帝 / 270
五十七	西州路，不应回首 / 265	五十九	苻登复仇记 / 273
五十八	姚萏称帝 / 270	六十	“忍者神龟”慕容垂 / 279
五十九	苻登复仇记 / 273	六十一	北魏的前世今生 / 285
六十	“忍者神龟”慕容垂 / 279	六十二	后燕与北魏的决裂 / 291
六十一	北魏的前世今生 / 285		
六十二	后燕与北魏的决裂 / 291		



一 活跃在魏晋舞台上的贾充

贾充，字公间，平阳襄陵（今山西襄汾东北）人，曹魏豫州刺史贾逵的幼子。

贾逵年老病逝，贾充才十一岁，小小年纪，在治丧期间，举止得体，颇有法度，让人稀奇，享有孝名。

年长，入仕曹魏，任尚书郎，典定法律法令。

曹魏正元二年（公元255年）春，跟随魏执政大臣、大将军司马师前往乐嘉城（在南顿县北四十里）镇压魏镇东将军（镇寿春）毋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的叛乱。

平叛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：斩杀了毋丘俭，打跑了文钦。

不过，那一段日子里，司马师患上了眼疾，眼有瘤疾，经常流脓。

逃入了孙吴的文钦不甘心就此失败，派儿子文鸯领兵回袭司马师大营。

病中的司马师受到惊吓，眼球震出眼眶，一病不起，只好匆匆返回许昌，留贾充督诸军。

在各路兵马的配合下，叛乱终归被平息。贾充功劳居首，增邑三百五十户。

这样的胜利，还是没能挽回司马师的生命。

一代枭雄司马师于当年三月不治身亡，头也不回地直赴阴曹地府了。



弟弟司马昭接掌他的权力，操控魏国大权。

司马昭除了接收哥哥的权力，也接收了他留下的班子成员。

贾充作为一个初立大功的新晋，很快走进了司马昭的视线。

司马昭将之擢为大将军司马，不久，又转为右长史。

琅邪阳都（今山东沂南）人诸葛诞，曾与贾充一起跟随司马师征讨毌丘俭、文钦的叛乱，战后论功，被任命为镇东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都督扬州诸军事。不久，追击东吴军有功，再获封高平侯，邑三千五百户，转任征东大将军。

实际上，诸葛诞和造反派毌丘俭、文钦等人是一起扛过枪，一起喝过酒，一起吹过牛的战友。

毌丘俭和文钦等人的叛乱虽是自取灭亡，但毌丘俭死得那么难看，他的家属、亲友、族人都被牵连诛杀，诸葛诞不免兔死狐悲，同时，心中横生出许多不安。为求自保，他在当地收买人心，蓄养数千死士，大造新城。

此举，得到了东吴人的支持，同时，也招致了司马昭的忌恨。

贾充向司马昭献计：以劳军为名，试探诸葛诞的虚实。

司马昭接受了他的建议。

贾充到了寿春，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，对诸葛诞说：“司马氏的人望如日中天，天下人都希望魏君行禅让之礼，禅位让国与他呢。”

诸葛诞一下子就跳了起来，大声切责贾充说：“你还是不是贾豫州的儿子？你们父子深受魏国厚恩，你怎么忘恩负义，想着把魏国社稷转给别人呢？我把实话撂在这里，谁要敢在京师搞小动作，我跟他没完！”

贾充被呛得脸青一阵红一阵，作声不得。

回到洛阳，他对司马昭说：“诸葛诞在扬州已有根基，威信也高，很多人愿为他效死力，迟早会发动谋反，不如下令调他到京师里来。”

司马昭沉吟不语。因为，诸葛诞真要有反心，调是肯定调不动的，而调令一下，只能逼着他造反。

贾充看出了他内心的犹豫，说：“早反祸小，迟反祸大！”

一语惊醒梦中人。

司马昭省悟过来，下定了决心，立即请魏主曹髦下了一道诏书，拜诸

葛诞为司空，召他速回京师上任。

葛诞接到了诏书，当然不肯回京师自投罗网，随即起兵抗拒，并向东吴称臣求救。

司马昭便亲自督军二十六万南征，贾充也在随军之列。

葛诞集结起十几万大军固守扬州，东吴也发兵三万助战。双方你来我往地打了好几仗，虽说魏兵占了上风，却攻城不下。

贾充又给司马昭支了个招，说：“葛诞的军队轻而锐，如果我们深沟高垒威逼贼城，就可以不战而克。”

高见！

司马昭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围而不打，静观其变。

不久，城中内乱。

司马昭乘机攻城，城破，葛诞授首。

贾充又立大功，更得司马氏的赏识和重用，进爵宣阳乡侯，增邑千户，官迁廷尉。

时间推至曹魏甘露五年（公元260年），司马氏的权势越来越大，已有取代曹魏政权的势头。

所谓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”！

魏帝曹髦乃是魏文帝曹丕的孙子、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，于六年前为司马昭的哥哥司马师推上帝位。此年十九岁，血气方刚，忍无可忍，决定放手一搏，与司马氏进行最后一次较量。

这一年（甘露五年，公元260年）五月初六夜里，曹髦拔剑登攀，率领殿中宿卫和奴仆们高喊着口号从永宁宫而出，气势汹汹地杀向司马昭的住宅。

司马昭的弟弟、屯骑校尉司马佃率军在东止车门拦截曹髦的军队，但在曹髦左右的怒声呵斥下，司马佃的兵士一哄而散。

关键时刻，贾充出现了。

这时的他，已升任为中护军，指挥部队与曹髦接战于南面宫阙之下。

曹髦所部不过数百名老弱残兵，无法与贾充指挥的数千精锐抗衡，情急之下，曹髦从车内跳出，亲自挥剑搏杀，厉声高呼：“你们反了吗？”



与皇帝交战，心理压力本来就很大，蓦然听皇帝这一声高呼，众将士心头震骇，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却。

眼看贾充一军就要溃乱。

跟随贾充的太子舍人成济六神无主，问贾充：“此事该当如何处置？”

贾充想也不想，喝道说：“司马公贍养你等，正为今天！没什么可问的！”

成济听了，胆气陡壮，心一横，手挺长戈，上前一戈将曹髦捅死。

除掉曹髦，司马昭另立魏武帝曹操之孙、燕王曹宇之子、年方十四岁的曹奂为皇帝。

司马昭弑君、立君的表现，充分表现出了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的强大权势，已足以翻掌为云、覆掌化雨，也就是说，曹魏政权已经走到了尽头。

追随司马昭的贾充也因此平步青云，摇扶直上，被晋封为安阳乡侯，增邑一千二百户，统领域外诸军，加散骑常侍。

景元四年（公元263年），魏大将邓艾、钟会平灭西蜀，牛气哄哄，自恃功高，不受节制，甚至有割据之心。

为备不测，司马昭决定让一个信得过的人入汉中都督关中、陇右诸军事，严加监控这两个人。

这个人，就是贾充！

可以说，贾充已经成为了司马昭的心腹，很多军国大事、朝廷机密，司马昭都同他一起商议。司马昭还把修订法律的治国重任交给了他。

咸熙二年（公元265年），司马昭病危，眼见时日无多，便指定大儿子司马炎继位为晋王，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：“最了解你的人就是贾充了。”

这话是有渊源的。

因为，司马昭原本的心思，并不想把这个位子传给大儿子司马炎，而是传给二儿子司马攸的。

他觉得，自己能走上权力巅峰，全是兄长司马师的功劳。

兄长司马师没有儿子，他早年就已经把二儿子司马攸过继给兄长为嗣。他的意思是：如果传位给二儿子，既是对兄长报恩，而二儿子实际又出于自己膝下，可谓一举两得。

贾充却力劝他不要违背礼制、废长立少。他说：“司马炎为人宽厚，

又是长子，有人君之德，宜奉社稷。”

正是在他的劝阻下，司马炎这才被立为世子。

司马昭病逝，司马炎得偿所愿地继位做上了晋王，对贾充当年的荐举大恩没齿难忘，任命他为晋国卫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给事中，改封临颖侯。

经过司马氏三代人的精心运作，曹魏政权已经被彻底架空，司马代曹，已是势在必行的事。

公元265年，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，即位为帝，定国号晋，改元泰始。

登上了帝位，司马炎更是玩命地封赏贾充，拜他为车骑将军、散骑常侍、尚书仆射，封鲁郡公，以贾充的母亲柳氏为鲁国太夫人。

晋泰始二年（公元266年），贾充主持修订完成《晋律》。

该部律令将汉律令和说解七百七十三万字压缩为十二万字，删繁就简，为人民减去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罪责。

百姓均交口称赞新法的便利。

司马炎为了嘉奖他修订新律的功绩，赐其为关内侯，赏绢五百匹。

贾充的功名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他还担任了尚书令，后解任散骑常侍，改任侍中。

在他因母亲去世而离职行丧期间，司马炎还专门派出了慰问团到他家进行了亲切的慰问。

这时的贾充，可谓权势熏天，朝臣侧目。

然而，物极必反，乐极生悲。

贾充的嚣张气焰招致了侍中任恺、中书令庾纯等人的忌恨。

泰始七年（公元271年），鲜卑秃发树机能侵扰秦州和雍州，任恺等人抓住时机，一个劲儿地建议司马炎安排贾充去镇抚边族。

他们的说辞是，贾充既有威望，又有智谋，且是朝廷重臣，最合适不过。

这么做的目的，无非是想把贾充排挤出朝廷——当然，如果鲜卑人能在动乱中把贾充杀了，那就更是老天有眼，再好不过啦。

司马炎有一个毛病，就是耳根软。

贾充就曾在司马昭跟前这样评价过他嘛，说他为人宽厚。



为人宽厚的司马炎没有往深层次想，听从了任恺等人的建议，任命贾充加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，镇守关中。

贾充知道是任恺等人搞的鬼，鼻子都快要气歪了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难道我就这样乖乖就范？

难道我就这样离开国家政治权力中心洛阳？

不！我绝不能让他们得逞！

不甘心坐以待毙的贾充同心腹、侍中兼中书监荀勖和太尉兼太子太傅荀凯一起筹划对策。

密谋的结论是：贾充赶紧将自己的女儿贾南风许配给太子司马衷。

这个计划一旦成功，贾充就用不着离开洛阳了。因为，朝廷有规定，外戚是必须守在京师的！

在荀勖等人紧锣密鼓的操作下，贾南风与司马衷配对成功！

司马炎于是收回原来的成命，让贾充留在朝廷里任原职。

任恺等人的凌厉杀招顿时被轻松化解。

贾充非但得以留居洛阳，继续任侍中、尚书令、车骑将军领兵，且迁任司空、转任太尉、行太子太保、录尚书事。

对于任恺，贾充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故意在司马炎跟前大唱任恺的赞歌，推荐任恺处理选举事。由是，任恺被改任为吏部尚书，终日埋头于各种繁琐的政务中，罕有机会与司马炎见面。

接着，贾充的党羽出动了，轮流诬陷和中伤任恺，一踩再踩，将任恺踩在脚下，永世不得翻身。这样，贾充不但化险为夷，还大大出了一口恶气。

不过，打压了任恺不久，贾充遭遇上了一场信任危机。

咸宁五年（公元279年）十一月，司马炎决定发动灭吴之战，安排贾充使持节、假黄钺、大都督（“节”和“钺”都是使臣权力的凭证。“假”，意为皇帝借给他使用），总统六军。

东吴据有长江天险，当年赤壁一战，曹操八十万大军被杀得丢盔弃甲，溃不成军。

此后，从北魏到西晋，也曾有多次征讨东吴之举，但都无功而返。

鉴于此，贾充心有余悸，担心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，拒不受命。

他说，现在大晋王朝的西侧有昆夷之患，北方又有幽并之戍，百姓劳扰，年谷不登，并不是伐吴的最佳时机，且自己老迈体弱，难堪大任。

他满以为自己这么一说，司马炎就会打消征讨东吴的想法。

可是，司马炎的态度却很坚决。

因为，有一个人给他打了一支强心剂，让他坚信，这次出征必定马到成功！司马炎对贾充的推三阻四行为大为不满，气愤地说：你不肯出任主帅的话，那朕就亲自出征！

那么，站在司马炎背后这个极力支持南下灭吴的人是谁呢？他凭什么让司马炎对征讨充满了信心呢？

二 羊祜与陆抗

这些年来，支持南下灭吴的，多为功勋卓著的地方实权派，如羊祜、杜预、张华等。

羊祜，字叔子，泰山南城人，出身于汉魏名门士族之家。其祖父曾在汉末任南阳太守，父亲则为曹魏时期的上党太守，母亲是汉代名儒、左中郎将蔡邕的女儿。

从羊祜算起，上溯九世，其家世代都有人出任二千石以上的官职，并且都以清廉有德著称于世。

羊祜年少时曾在汶水河畔游玩，有一个白胡子的老人看他资质奇特，大发感慨，说：“你这小屁孩，仪表不凡，不到六十岁，必定为天下建立大功。”言毕，飘然而去，不知所踪。

也许是受到这句话的激励，羊祜的心理得到了某种暗示，读书特别认真，弱冠之年，才学渊博，擅长写文章。

文采出众之外，又兼身長七尺三寸，面如敷粉，须眉秀美，容貌俊俏，



且谈吐不俗，长于论辩，端的如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。同郡人夏侯威觉得这个小伙子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有做大事的潜质，便自作主张，将哥哥夏侯霸的女儿嫁给了他。

夏侯威、夏侯霸都是曹魏政权里的实权人物。

不过，在司马氏把持朝政的日子里，曹氏集团正与司马氏集团展开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，羊祜并不看好曹魏政权。

他曾被荐举为曹魏政权的上计吏，州官四次征召他做从事、秀才，朝中五府征召他做官，他都拒绝就职。

有人因此称他为“当代的颜回”。

不久，曹爽被杀，夏侯霸降蜀。

夏侯霸的亲戚朋友生怕惹祸上身，纷纷和夏侯氏一家划清界线，断绝来往。

只有羊祜，若无其事，安抚夏侯霸的家属，以礼相待，关怀备至。

司马昭做大将军，召羊祜做官，羊祜同样拒绝了。

说起来，羊祜也是和司马氏有姻亲关系的：他的姐姐是司马师的发妻。

正因如此，当初他对曹魏政权的征召采取了回避态度，不愿意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。

但在司马昭的一再要求下，他终于出任中书侍郎，不久又升迁为给事中、黄门郎。

曹奂即位，羊祜拜为相国从事中郎，后迁为中领军，掌管国家机密大事，宫中卫队归他统领，处理宫中事务，掌握军事大权，统管内外大事。

可以说，后来司马炎能顺利受禅让即位，掌握军事大权的羊祜是居功至伟的。

羊祜既拥有辅晋建大业的功勋，不久，领中军将军头衔，加散骑常侍职位，改封郡公，食邑三千户。

羊祜担心会引起贾充等权臣的嫉妒，死活不肯接受封公，只接受侯爵。

初登帝位的司马炎有混同宇内、一统天下的大志，其为羊祜保留散骑常侍、卫将军的职衔，让其都督荆州诸军事、持节，积极为灭吴做准备。

当时，西晋和孙吴南北对峙，各设一个荆州。

西晋的荆州包括今天的陕西、河南的一小部分和湖北北部地区。

吴国的荆州则有今天的湖北和湖南的大部分地区。

晋吴两国的边界线以荆州为最长，荆州的对峙，成为了两国争雄的关键。羊祜到了任上，发现荆州的形势并不容乐观：这里的百姓人心惶惶，生活在一种恐怖氛围中。

这也难怪，荆州既是两国的交界，战争随时会爆发，换谁谁都不会天天抱有安居乐业的心理。

而且，荆州戍兵的军粮严重不足，满打满算，不过百日之粮。

最为堪忧的是，东吴石头城守军距襄阳地界七百里，常常侵扰边境，是晋国的最大忧患。

羊祜通过深思熟虑，决定大力屯田垦荒，以解决粮草问题。

此后，又兴办学校，大力发展教育事业，安抚百姓，怀来远人，对吴国人开诚相待，凡投降之人，去留可由自己决定。

羊祜的这些措施迅速地安定了荆州的社会秩序，赢得了江汉百姓的爱戴，荆州也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开发。

羊祜初到荆州时，军中粮食奇缺，而他镇荆州的后期，垦田八百余顷，有供十年用的粮草积蓄。

有了粮草的保证，他缮甲训卒，广为戒备，在军事和物质上，备足了伐吴的功课。

孙吴方面也感觉到了日渐逼近的威胁，将本国荆州的都督换成了一代名将陆逊的儿子陆抗。

陆逊曾于夷陵之战中火烧刘备八百里连营，一战成名，于大将军之上复置上大将军。

陆抗到了荆州，密切关注晋军的动向，归纳了十七条备战建议，上疏给吴主孙皓，要求孙皓按照所议贯彻落实。

晋泰始八年（公元272年）九月，东吴内部发生了一件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事：昭武将军、西陵督步阐受孙皓猜忌，举西陵（今湖北宜昌市西北）诸军降晋。

司马炎欣然受降，诏命步阐为都督西陵诸军事、卫将军。

晋吴两国的战争由是揭开了序幕。

陆抗于该年十月遣军进围西陵。

司马炎一方面命荆州刺史到西陵接应步阐，一方面命车骑将军羊祜率步兵五万进攻江陵（今属湖北），再令巴东监军率水军进攻建平（郡治秭归，今属湖北）。

面对晋军的三路出击，陆抗表现出了一名优秀指挥官的应有素质，他指挥若定，以主力围城打援，以次要兵力牵制晋军主力，逐个击败了晋军分进合击之军，然后从容攻克西陵。

通过和陆抗的这次交手，羊祜认识到吴国国势虽已衰退，但其实力仍不容小觑，而荆州又有陆抗这样的狠角色在主持军事，要破灭东吴，不宜强攻，必须另找办法。

用什么办法呢？

羊祜想到了春秋时鲁国人孟献子在武牢筑城而惊惧郑国、齐国人晏弱在东阳筑城而威服莱子的典故。他决定采取怀柔之略、攻心之计，以信义服吴人，以军事蚕食吴地，在积蓄自己实力的同时，寻找机会瓦解对方，从而达到灭吴的目的。

他在荆州以东的战略要地上新筑五座城池，以此为依托，控制了大片肥沃的土地，夺取吴人资财。

这么一来，吴国石头城以西，仿佛一夜之间就成了晋的土地。

对来归降的吴人，羊祜修德讲信，好生安抚他们。

每次和吴军交战，他都要预先和对方商定日期，不搞突然袭击。

有一次，有人在作战中俘虏了两个吴国小孩子，羊祜一看，哇，这么小，便把他们遣送回家了。

吴将陈尚、潘景侵犯边境，被羊祜击杀，羊祜赞赏他们能为国尽忠，将他们厚礼入殓。

陈、潘的家里人来迎丧，羊祜也不为难他们，客客气气地接待，客客气气地送他们回国。

羊祜有时深入吴国境内打仗，为了解决军粮问题，便收割吴国百姓的稻谷充当军粮，但每次收割，都按市场价赔偿给稻谷的主人。